

## 警惕短视频“直接体”的修辞暴力

潘渊之

这世上最强的发明,还不是能把人送上天的火箭,而是能把“说人话的权限”关闭的句式——这是我看好友转发的一条题为《马斯克直接把世界纪录彻底干碎》的视频时,突然冒出的想法。

什么句式?就是这种密集使用“直接”“彻底”“颠覆”“炸裂”等情绪猛词忽悠受众的短视频语言。以这条“马斯克……干碎”的视频为例,74个字的一段开篇,情绪词超过10个,字数占比超过三分之一;“直接”一词在1100字的全文中出现9次。我又统计了三条同类短视频,“直接”有24次,在非话题相关的多音节词中,频率最高,远超第二名“家人们”的15次。所以,把这种风格叫做“直接体”,也算实至名归。

“直接体”长什么样?一条讲“三星堆与《山海经》”的视频堪称样本。开篇打出“独家内幕”的幌子,吆喝着“全网没人敢讲”,好像要透露什么重磅绝密消息。它通篇用“头皮发麻”“吓傻”“炸翻”“狂轰滥炸”;用“你以为”假设你的看法,再厉声痛斥“错!大错特错!错得离谱”,打击你的自信;指责专家“不敢研究”,不如他有勇气;编造“未解之谜99.9%”,知道你无从查证……显得自己无比高明。全文无实证、无逻辑,全靠情绪轰炸和夸张虚构博眼球。“90%夸张+8%错误+2%事实”,这样的“科普”,当故事听固然很爽,当知识看处处是坑。

再看一条。“刀郎先生的才华,真的是好到让我们的认知都跟着炸裂了!”——听听,多么熟悉的黑话,多么熟悉的章法。什么“炉火纯青,出神入化,登峰造极”,什么“彻底颠覆”“直接锚定”,什么“精神发展史”“史诗级巨作”……且不说刀郎是否愿意接受这堆最高级颂词,单是这位大谈诗词名典的主播,能把文徵明的“徵”(zhēng),读成宫商角徵羽的“徵”(zhǐ),便足以“让我们的认知都跟着炸裂了”。(“炸裂”到底是指好事还是

坏事?)结尾用一句半通不通的“超越刀郎先生的,除了刀郎,也唯有刀郎”,强行封神——“直接体”就这么霸气,用情绪代替观点,用堆砌取缔分析,根本不关心评价是否公允、语句是否通顺这类“细枝末节”。受众早已麻木,要么图一时爽,要么认代言人;但凡有一丝清醒的,也懒得较真。

“直接体”视频给我的感觉,很像你和朋友正在喝茶聊天,忽然一群不请自来的人破门而入,七手八脚把茶杯换成酒碗,把茶餐改成烤串,虽然情绪上来了,但你有一万个理由不接受。刀郎那条,和其他蹭热度的视频一样,无非流量驱动的表演。今天流量说,要有神,就造了神;明天流量又说,那神老矣,要有新神,就造了新神,比庙会上的吹糖人还麻利。神位轮流坐,明年到我家,不换的,是“直接体”这炉香火——在流量的庙堂里,它比任何神明都长寿。

我年轻那会儿,大家普遍废话不多,大话也少。表达赞美,说“真好”,后来变成“绝了”;到了“好到哭”,有点吓人了;现在更高级,叫“直接封神”。形容词贬值了,贬得比钞票还快,而动词则不断增加暴力含量:“喜欢”太轻,要“戳爆”;“厉害”不够,得“炸裂”。语言居然也搞起竞赛,看谁先把情绪点炸。

“直接体”体现了一种时代消费心理:厌弃过程的繁复、逻辑的蜿蜒、感受的精细,就跟老板听汇报一样,不管过程,只要结论。“直接”二字,成了这代人递给语言的速效救心丸,满足食欲的快餐——营养可以其次,口感必须劲爆,还得立即把肚子填饱。

这种句式的精髓,在于不允许商量。他说这东西好吃,你若不同意,顶多算口味不同;但他要说“好吃到灵魂出窍”,你再反对,就成了侮辱他

的灵魂。你看,多聪明,用一个夸张的修辞,给自己套上金钟罩,你用逻辑去论理,必会碰到情绪的反弹。这是修辞暴力,用音量代替分量,用情绪抵消逻辑。

暴力这东西,一旦顺手,难免让人上瘾。于是“直接体”开枝散叶,只一招“颠覆认知”,能“让所有人都安静了”,怀疑自己的认知是孩子拼的积木,一颠就散;若是一日三颠,用不了几天,便是一地木屑。

别用一把尺子丈量所有的东西——量身高还行,量体重就是笑话了。也别用一个句式规范所有的事物——用“直接”说算术里的1+1可以,但用它讲解哥德巴赫猜想的“1+1”,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。而不少视频创作者和受众偏偏习惯了这种荒唐,甚至觉得不说“直接”就不够劲儿。这大概是“直接体”最成功的地方:它让你相信,不“直接”就难以“炸裂”,须“颠覆”才能有“认知”。



人生这个游戏  
路上的困难越多  
敌人越多  
就证明道路越正确

●如梦令 林帝浣 画

时间就像针线,一针一线穿过皮肤,前一秒是刺痛,后一秒是缝合。来来去去,反反复复,来是千疮百孔,去是一道旧伤。后来有人问起,便说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身上穿了一件又一件衣服,想着跌倒时不至于摔得太惨。无非是多挨几根针线,多打几块补丁,大不了换件新衣,身上总归少几道伤口,缝衣服总比缝伤口。

日子之所以还要过下去,是因为昨日总在今日留下针脚。做过的事、说过的话,共同汇聚成一股力量,推着你往前走,想要走得沉稳,也怕稍不留神便磕得头破血流。每日忙于缝补昨日留下的窟窿,那些窟窿都是不愿放开的手,是留有余地的念想,是已经错过的人和事。

缝缝补补又一年,像是延缓报废的期限。庆幸的是人们总能把补丁裁

剪出自己喜欢的模样,缝在昨日的缺口,心里有了些许温暖,穿到明日去。

喜欢过的事物、爱过的人、不完美的回忆、有遗憾的过去,它们就是一个又一个缺口。我们也会喜欢上新的事物、遇见新的人、创造新的回忆、奔赴未知的未来。每一处修补都是对过往

## 来年,缝补成花

王笃行

的接纳,每一次穿针都是对当下的确认。思念还是会从缝隙里钻出来,偶尔刺一下指尖。但疼过了,线还是要继续走。直到新的线与旧的布在一次拉扯中,长成彼此支撑的纹理。

我们总是会失去一些很重要的东西,故事的结局也不是完美才有意义。

人这一生,经历最多的就是失去,我们命中注定会失去所爱之人,否则怎么会知道他们对我们有多重要。人这一生,最应学会的就是放手,我们总要放下心中所有遗憾,否则怎么面对那些自己还未失去的人。

成长就是不断失去的过程,失去留下缺口,等待新的回忆来缝补。那些缺口从遥远的过去来,要到无尽的未来去,它们影响了我们,改变了我们,定义了我们,也塑造了我们的未来。

尽管未来是当下每一时刻的产物,明日依然不属于今日。活着就是想象未来的自己,我们终将抵达未来,只是我们未必能在那未来成为想象中的自己。

未来的自己必定挂满伤痕,我们要做的,便是接纳未来的自己,将风雨或沧桑,缝补成花。

从艺术角度来看,几乎没有一件作品能够达到众口一词说好的程度,这应该是由艺术作品的特性所决定的。所谓“一千个读者,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,即通此理。

“西泠八家”的后四家中的篆刻家赵之琛,却遭遇了更为严重的境遇,在印史上颇具争议。

重他者,言之“天机所到,逸趣横生,故能通两家(陈豫锺、陈鸿寿)之驿,而兼具其美”(清郭麐《补罗迦室印谱序》);轻他者,辄道“吾家次闲出,变本加厉,俗工万辈效尤以觅食,而古法绝矣”(清赵之谦《杭四家印稿序》);也有为之执言者,说“后人不善学,岂能归罪于次闲”(赵宏《篆刻研究》);更有把浙派衰落归罪于他的,“有意表现斧凿之痕,锯齿燕尾,千篇一律,浙派程式已趋结壳。”(李刚田《篆刻学》)

篆刻是一门艺术,欣赏艺术当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,无关对错。

赵之琛,钱塘(今浙江杭州)人,字次闲。幼承家学,聪慧颖悟,其祖赵贤、父赵宏与浙派宗师丁敬、陈豫锺等人交往密切,篆刻以仿汉制为长,虽拜陈豫锺为师,但受陈鸿寿影响更大。惜晚年刀法精熟后,趋于程式化。赵之琛一生治印数以万计,当为“西泠八家”之最,今尚存千余枚。其篆刻得力于深厚的金石文字功底,印式除丁敬外,还是取法古文字类最广泛的一位。

其实,赵之琛总体创作态度认真严谨,故作品量多且精美,流传亦广,声名远播。至嘉道年间,前四家真谱已难觅。此时后学唯陈(曼生)、赵是崇,二人作品自然成为学习浙派的门径。赵之琛闭门创作,一生不仕。读其诗句“几案净无尘,胸怀虚若谷。我来避喧嚣,对此称快足”,可见心性。

极喜赵之琛“托兴毫素”一印,切玉之法,用刀峻峭,巧中求趣,风格独特。

需要提及的是,陈豫锺也刻有一方同文印,阳文。想必赵之琛是见过陈豫锺那方印的,印文、印作都让他印象深刻。二人虽风格不同,但均工稳端严。

“托兴毫素”印语,原出自两句诗,“怀抱观古今”“深心托豪素”。其中“怀抱观古今”一句引自南北朝时山水诗人谢灵运的《斋中读书诗》;“深心托豪素”之句引自南朝诗人颜延之《五君咏》之《向常侍》。乾隆帝为“三希堂”题写联语,就是这两句,现仍可见之于故宫养心殿。“怀抱”乃抱负;“深心”即专心;古时“豪”通“毫”,“豪素”即为笔和纸。其意为纵观古今之抱负,专心寄情托兴于笔墨文章。

如此印语,足以养心。欲以此印为剪纸,尺之见方,裱以成轴,方家题款,悬于书房,一定增色良多。